



文—楊小卡（影像文字工作者）

一人の観客として——『セブツク・バレ』をどう読んだか  
As a Moviegoer: How I "Read" the Film, Seediq Bale

## 《賽德克·巴萊》——我如何閱讀電影

多元視角 ▼

由於年少時期在電影院與原住民相遇的一段機緣，我選擇了以「台灣電影中的原住民」做為我碩士論文的題目。內容主要是透過回顧自日治時期開始，出現在台灣電影史上的「原住民身影」，來探討原住民影像在過往這些影片中，是如何為產製的意識形態所服務（特別是在國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中）。現在回想，我當時的結論是認為：儘管他/她們在某些片子裡曾做為電影故事中的主角，但他/她們在那些銀幕世界裡，其實都未曾真正地顯影過。

### 先從「電影中的原住民」談起

做為魏德聖導演自創下台灣電影奇蹟的電影《海角七號》後的下一支作品，《賽德克·巴萊》自動工開始就注定了它將會是個「話題之作」。其後不管是從製片集資的糾結歷程，還是導演在文本創作上的企圖，的確都引發了不少觀影者和評論者的看法及論戰（推薦閱讀郭佩宜，〈看賽德克·巴萊評論的七個問題〉）。但就我看來，《賽德克·巴萊》之所以會匯聚如此巨大的能量，這其中除了電影行銷公司欲透過所謂的「愛國片」國族運動來將原住民觀眾整合進來的企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它是台灣第一部在商業放映空間獲得如此巨大關注的「原住民主題電影」的緣故，且在其上下集約8億票房的加持下（當然還有之前《海角七號》的5億），原本「原住民主題電影」會引發的議題，也會因此而被更放大檢視。

我會有以上的結論出現，主要還是延續自我對於「台灣電影中的原住民」這個議題的看法。因為儘管自「台灣新電影」時期開始，台灣電影已逐漸開始擺脫官方意識的政

《賽德克·巴萊》做為魏德聖導演自創下台灣電影奇蹟的電影《海角七號》後的下一支作品，自動工開始就注定了它將會是個「話題之作」。圖為魏德聖於2011年10月至政大進行講座。（圖片提供：王雅萍）





《賽德克·巴萊》是台灣第一部在商業放映空間獲得如此巨大關注的「原住民主題電影」。(圖片提供：伊萬納威)

宣片類型，但原住民在銀幕上仍大多是被視為一個「邊緣的群體」（社經地位低下、愛唱歌跳舞等刻板印象）而被整編到所謂的「台灣的國族想像」之中（「閩、客、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縱使目前各原住民族在政治上正名和文化上肯認的運動不斷，但我始終不認為這種在社會運動上的區隔，能有效打破我們影視工業（特別是電影工業）對於原住民族的整體想像，我甚至認為這種區隔反而會加深我們對於原住民族想像的一體性。

### 觀眾會怎麼看？而我怎麼讀？

《賽德克·巴萊》做為一部以「霧社事件」為故事場景，輔以考究的美術設計及大型

《賽德克·巴萊》是台灣第一部在商業放映空間獲得如此巨大關注的「原住民主題電影」，所匯聚的能量自然不可小覷。原本「原住民主題電影」會引發的議題，在票房加持下更被放大檢視。且不管是從製片集資的糾結歷程，還是導演在文本創作上的企圖，皆引發了不少看法及論戰。





一部電影不可能俱陳一個歷史事件的所有觀點，重點是導演在取捨影像結果時，是否留下了一個空間讓觀眾判斷及參與那段歷史。《賽德克·巴萊》讓「原住民主題」站上了「公共領域的位置」，成為提供原住民主體與公眾對話機會的「原住民主體電影」。



場面調度的歷史片，在吸引觀眾進戲院、透過賽德克族的gaya信仰及女性紋面的描繪來說明當時賽德克族人的生活狀況及之後與日、漢兩大族群從日常互動到文化衝突的過程，我個人認為是相當用心的。儘管我早就知道以馬赫坡社（僅是片中賽德克族中的一支）首領莫那魯道做為影像的敘事觀點（來說明何謂「真正的人」），來帶領觀眾看那段不屬於所有觀眾的集體記憶，是極為容易落入各方反對或抗議的表達方式；但我也得說，這或許是做為一名電影導演不得不為的一種判斷。

因為對於觀眾而言，由於每個人的觀影經驗乃至生命經驗都不相同，所以的確有人可能會因為片中大量獵頭及殺戮的場面，而把《賽德克·巴萊》當成《阿凡達》去理解的。但我覺得更

重要的是，這許許多多因為誤會而進場的觀眾，是否會由於觀賞了此部電影，進而引發了想要更深刻去了解「霧社事件」及賽德克人（以gaya為核心）文化價值觀的動機，還是打算就此一直誤認下去？

剛剛我已經提到了，在上下兩集約5小時的長度裡，要將一個歷史事件的所有觀點俱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俱陳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表達方式）。因為就我在電影裡所看到的就包括了：日本軍國主義及日人共存主義、賽德克及布農的各部落主義，及始終模糊的漢中立觀點。是故導演不管是立場上還是美學上的任何選擇，勢必都會引來各式本位主義者的聲討。

儘管在我讀來，這種折衷方案其實未必犧牲了原住民的主體位置（也未必犧牲其他族群），反而是保留了各個族群對於事件的詮釋空間（當然也包括導演自身和我們觀



《賽德克·巴萊》每位角色的處境，才是整個歷史事件中最易被我們忽略的觀點。而導演必須在其中留下了一個空間，讓觀眾去判斷及參與那段歷史。  
（圖片提供：伊萬納威）



《賽德克·巴萊》最重要的里程碑其實是讓所謂的「原住民主題」再一次站上了所謂「公共領域的位置」，而使得原住民文化再一次被觀眾所關注。（圖片提供：王雅萍）

者）。因為對我而言，花岡一郎、小島源治、巴萬那威、花岡初子、小島松野等角色的處境，才是整個歷史事件中最易被我們忽略的觀點。也就是說，我最終在乎的還是導演在取捨影像結果時，是否在其中留下了一個空間，來讓觀眾去判斷及參與那段歷史。

### 我們要的是原住民主題電影？還是原住民主體電影？

之後在不少批評及觀後感裡，我讀到許多賽德克族人對於一些歷史事實或詮釋不同於魏導的說法。邱韻芳老師甚至指出，在讀完郭明正老師的《真相·巴萊》之後，對於「真相和真實之間差很大」的現象感到不安（推薦閱讀邱韻芳，〈在眾「巴萊」之間沈思〉一文）。當然也有人為魏導抱不平，認為切勿讓這部片子擔負過重的歷史詮釋責任。

對於以上的觀點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儘管我的立場也是不同意「就讓一切電影歸電影，歷史歸歷史吧！」的二分說法），只是做為一名讀者（特別是樂於學習的），我認為《賽德

克·巴萊》最重要的里程碑其實是讓所謂的「原住民主題」再一次站上了所謂「公共領域的位置」，而使得原住民文化再一次被觀眾所關注（不管是台灣的還是國際的）。因為做為一名讀者和一般電影觀眾的差別，其實就在於我們對於所接收的影像訊息會有多少自己的解讀（傳播學上「大眾（mass）」和「受眾（audience）」之間的距離也是如此），但前提是這個訊息必須是有機會被大家看到的。

所以我得說，我還是期待像《賽德克·巴萊》這樣，能提供原住民主體與公眾對話機會的「原住民主體電影」的出現，而不僅是將原住民做為個人隱喻表現或彰顯社會不公的「原住民主題電影」。因為做為生長在台灣土地上一份子而言，我希望的其實是在未來能有更多有勇氣的導演能為「原住民主題電影」賦予更多的可能。◆

#### ◎推薦閱讀

- 郭佩宜，〈看賽德克·巴萊評論的七個問題〉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2297>)  
邱韻芳，〈在眾「巴萊」之間沈思〉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2150>)



#### 楊小卡

新北市永和區人，1978年生。國立東華大學碩士，主要研究興趣座落在當代影像工業及新媒體藝術之間。曾任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助理、製片及出版社編輯。現為影像、文字工作者及專案展務企劃。